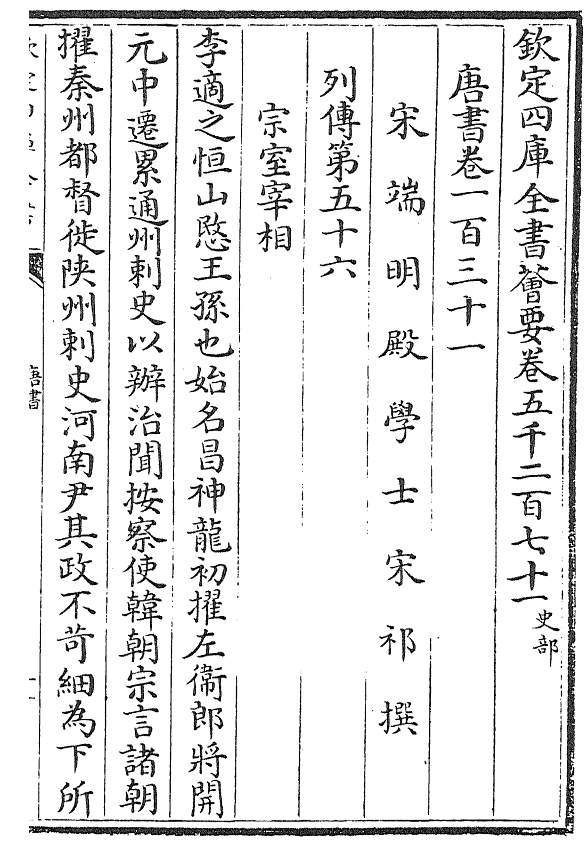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一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六

宗室宰相

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始名昌神龍初擢左衛郎將開元中遷累通州刺史以辦治聞按察使韓朝宗言諸朝擢秦州都督徙陜州刺史河南尹其政不苛細為下所

便玄宗患穀洛歲暴耗徭力詔適之以禁錢作三大防曰上陽積翠月陂自是水不能患刻石著功詔永王璘書皇太子瑛署額進御史大夫二十七年兼幽州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被廢而父象見逐武后時葬有闕至是丐陪瘞昭陵闕中詔可褒册典物焜照都邑行道為咨歎遷刑部尚書適之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夜宴娛晝決事案無留辭天寶元年代牛仙客為左相累封清和縣公嘗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即好謂

適之曰華山生金采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疏信其言他日從容為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以穿治故不敢聞帝以林甫為愛己而薄適之不親於是皇甫惟明韋堅裴寛韓朝宗皆適之厚善悉為林甫所構得罪適之懼不自安乃上宰政求散職以太子少保罷欣然自以為免禍俄坐韋堅累貶宜春太守會御史羅希奭陰被詔殺堅等貶所州縣震恐及過宜春適之懼仰藥

自殺

李峴吳王恪孫也折節下士長吏治天寶時累遷京兆尹玄宗歲幸溫湯甸內巧供億以媚上峴獨無所獻帝異之楊國忠使客騫昂何盈擿安祿山陰事諷京兆捕其第得安岱李方来等與祿山反狀縊殺之祿山怒上書自言帝懼變出峴為零陵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相與謡曰欲粟賤追李峴尋徙長沙永王為江陵大都督假峴為長史至德初肅宗名之拜

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明年擢京兆尹封梁國公乾元二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呂諲李揆第五琦同輔政而峴位望最舊事多獨決諲等不平李輔國用權制詔或不出中書百司莫敢覆峴頓首帝前極言其惡帝悟稍加檢制輔國由是讓行軍司馬然深銜峴鳳翔七馬坊押官盜掠人天興令謝夷甫殺之輔國諷其妻使訴枉詔監察御史孫鎣鞫之直夷甫其妻又訴詔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曄大理卿權獻

為三司訊之無異辭𡚁不承輔國助之乃令侍御史毛若虛覆按若虛委罪𧰼甫言御史用法不端伯陽怒欲質讓若虛馳入自歸帝帝留若虛簾中頃伯陽等至劾若虛傳中人失有罪帝怒叱之貶伯陽高要尉權獻杜陽尉逐李曄嶺南流鏊播州峴謂責太重入言於帝曰若虛希㫖用刑亂國法陛下信為重輕示無御史臺帝怒李揆不敢爭乃出峴為蜀州刺史時右散騎常侍韓擇木入對帝曰峴欲專權耶乃云任毛若虛示無御史

臺朕今出之尚恨法太寬擇木曰峴言直不敢專權陛下寬之袛益盛德耳代宗立改荆南節度知江淮選補使入為禮部尚書兼宗正卿乘輿在陜由商山走帝所還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自元載為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即敕吏撤榻又奏常參官舉才任諫官憲官者無限員不踰月為要近譖短遂失恩罷為太子詹事遷吏部尚書復知江淮選改檢校兵部尚書兼衢州刺史卒年五

十八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胡亂常誰不淩汙衣冠奔亡各顧其生可盡責邪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一日皆血鈇碪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況河北殘孽刼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鬬況數萬人乎於是器與呂諲

皆齷齪文吏操常議不及大體尚騰頻固爭數日乃見
聽衣冠蒙更生賊亦不能使人歸怨天子峴力也峴兄
峘嶧峘從上皇峴翊戴肅宗以勲力相高同時為御史
大夫俱判臺事又合制封公而嶧為户部侍郎銀青光
禄大夫同居長興里第門列三戟
李勉字玄卿鄭惠王元懿曾孫父擇言累為州刺史封
安德郡公以吏治稱張嘉貞為益州都督性簡貴接部
刺史倨甚擇言守漢州獨引同榻坐講繹政事名重當

時勉少喜學內沈雅外清整始調開封尉汴州水陸一都會俗厖錯號難治勉摧姦決隱為有名從肅宗於靈武擢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諠縱勉劾不恭帝歎曰吾有勉乃知朝廷之尊遷司膳員外郎關東獻俘百將即死有歎者勉過問曰被脅而官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寇亂之汙半天下其欲滌心自歸無繇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完宥後歸者日至累為河東王思禮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

行軍司馬進梁州刺史勉假王晬南鄭令晬為權幸所誣詒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殺良吏乎即拘晬為請得免晬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羌渾奴刺寇州勉不能守名為大理少卿然天子素重其正擢太常少卿欲遂柄用而李輔國諷使下己勉不肯乃出為汾州刺史歴河南尹徙江西觀察使屬兵睦鄰平賊屯部人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埋之掘治驗服勉曰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入為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魚朝恩領國子監威寵震赫前尹黎幹諂事之須其入敕吏治數百人具以餉至是吏請勉不從曰吾候太學彼當見享軍容幸過府則修具朝恩銜之亦不復至太學尋拜嶺南節度使番禺賊馮崇道桂叛將朱濟時等負險為亂殘十餘州勉遣將李觀率容州刺史王翃討斬之五嶺平西南夷舶歲至纔四五譏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居官久未嘗技飾器用車服後名歸至石門盡捜家人所蓄犀珍

投江中時人謂可繼宋璟盧奐李朝隱部人叩闕請立碑頌德代宗許之進工部尚書封汧國公滑亳節度使令狐彰且死表勉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舊德方重不威而治東諸師桀桀者皆尊憚之田神玉死詔勉節度汴宋未行汴將李靈耀反魏將田悅以兵來叩汴而屯勉與李忠臣馬燧合討之淮西軍據汴北河陽軍壁其東大將杜如江尹伯良與悅戰匡城不勝徙壘與靈耀合忠臣將軍李重倩夜攻其營與河陽軍合譟賊

不陣潰恍走河北靈耀奔韋城為如江所禽勉縛以獻斬闕下既而忠臣專汴故勉還滑臺明年忠臣為麾下所逐復詔勉移治汴德宗立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為汴宋滑亳河陽等道都統建中四年李希烈圍襄城詔勉出兵救之帝又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接勉奏言賊以精兵攻襄城而許必虛令兵直擣許則襄圍解不待報使其將唐漢臣與德信襲許未至數十里有詔詰讓二將懼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為賊所乘殺

傷什五輜械盡亡漢臣走汴德信走汝勉懼東都危復遣兵四千往戍賊斷其後不得歸於是希烈自將攻勉勉氣索嬰守累月援莫至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興元元年勉固讓都統以檢校司徒平章事名既見帝素服待罪詔不許勉內愧取充位而已不敢有所與貞元初帝起盧杞為刺史袁高還詔不得下帝問勉曰衆謂盧杞姦邪朕顧不知謂何勉曰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時韙其對然自是益見疏居相

二歲辭位以太子太師罷卒年七十二贈太傅謚曰貞簡勉少貧狹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為我葬餘則君自取之勉許諾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謁勉共啟墓出金付之位將相所得奉賜悉遺親黨身没無贏藏其在朝廷鯁亮廉介為宗臣表禮賢下士有終始嘗引李巡張參在幕府後二人卒至宴飲仍設虚位沃饋之遣戍兵常視其資糧春秋存問家室故能得人死力善鼓琴有所

自製天下寳之樂家傳響泉韻磬勉所愛者

李夷簡字易之鄭惠王元懿四世孫以宗室子始補鄭丞德宗幸奉天朱泚外示迎天子遣使東出關至華侯吏李翼不敢問夷簡謂曰泚必反向發幽隴兵五千救襄城乃賊舊部是將追還耳上越在外名天下兵未至若凶狡還西助泚送死危禍也請驗之翼馳及潼關果得名符白于關大將駱元光乃斬賊使收偽符獻行在詔即拜元光華州刺史元光掠功故無知者夷簡棄官

去擢進士第中拔萃科調藍田尉遷監察御史坐小累下遷虔州司户參軍九歲復為殿中侍御史元和時至御史中丞京兆尹楊憑性驁侻始為江南觀察使冒没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所禮至是發其貪憑貶臨賀尉夷簡賜金紫以户部侍郎判度支俄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初貞元時取江西兵五百戍襄陽制蔡右脅仰給度支後亡死畧盡而歲取貲不置夷簡曰迹空文苟軍興可乎奏罷之閱三歲徙帥劍南西川

巂州刺史王顒積姦贓屬蠻怨畔去夷簡逐顒占撽諭禍福蠻落復平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盖前人非以詒戒後来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方叛裴度當國帝倚以平賊夷簡自謂才不能有以過度乃求外遷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穆宗立有司方議廟號夷簡建言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大行皇帝有

武功廟宜稱祖詔公卿禮官議不合止久之請老朝廷謂夷簡齒力可任不聽以右僕射名辭不拜復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明年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太保夷簡致位顯處以直自閑未嘗苟辭氣悅人歷三鎮家無產貲病不迎醫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程字表臣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也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

程單言輒判京兆狀最遷監察御史名為翰林學士再遷司勲員外郎爵渭源縣男德宗季秋出畋有寒色顧左右曰九月猶衫二月而袍不為順時朕欲改月謂何左右稱善程獨曰玄宗著月令十月始裘不可改帝矍然止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孏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元和三年出為隨州刺史以能政賜金紫服李夷簡鎮西川辟成都少尹以兵部郎中入知制誥韓弘為都統命程宣慰汴州歴御史中丞鄂岳觀察

使還為吏部侍郎敬宗初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帝沖逸好宮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
天下陛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
又請置侍講學士選名臣備訪問加中書侍郎進彭原
郡公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為河東節度
使徙河中召拜尚書左僕射俄檢校司空領宣武山南
東道節度再為僕射先是元和長慶時僕射視事百官
皆賀四品以下官荅拜太和四年詔不荅拜王涯竇易

直行之自如程循其故不自安言諸朝御史中丞李漢謂不荅拜於禮太重文宗不許聽用太和詔書議者不善也程為人辯給多智然簡侻無儀檢雖在華密而無重望最為帝所遇嘗曰高飛之翮長者在前卿朝廷羽翮也武宗立為東都留守卒年七十七贈太保謚曰繆子廓第進士累遷刑部侍郎大中中拜武寧節度使不能治軍補闕鄭魯奏言新麥未登徐必亂既而果逐廓乃擢魯起居舍人

李石字中玉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元和中擢進士第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材畧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務太和中為行軍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石入奏占對華敏文宗異之府罷擢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令狐楚節度河東引為副使入遷給事中累進户部侍郎判度支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背公害政凡舊臣皆疑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刈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誅死乃擢石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

石器雄遠當軸秉權亡所撓方是時宦寺氣盛陵暴朝
廷每對延英而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大臣石徐謂
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士良等恧縮不
得對氣益奪搢紳賴以爲彊它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
帝喟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喻敢問所從帝曰
朕歎治之難也且朕即位十年不能得治本故前歲有
疾今茲震擾皆自取之夫託億兆之上不能以美利及
百姓焉得久無事乎石曰陛下罪已當然然責治太早

雖十年孜孜養德適成爾天下治不治要自今觀之且人之氣志雖賢聖猶有優劣故仲尼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陛下春秋少非起人間也而知人情偽今自視何如即位時帝曰有間矣石曰古之聖賢必觀書以考察往行然後成治功陛下積十年盛德日新然向所以疾戾震驚者天其固陛下之志乎誠務修將来之政視太宗致昇平之期猶不為晚帝曰行之得至乎石曰今四海夷一唯登拔才良使大小各任其職愛人節用國有

餘力下不加賦太平之術也于時大臣新族死歲苦寒
外情不安帝曰人心未舒何也石曰刑殺太甚則致陰
沴比鄭注多募鳳翔兵至今誅索不已臣恐緣以生變
請下詔慰安之帝曰善又問奈何致太平之難鄭覃曰
欲天下治莫若恤人石即賛曰恤之得術尚何太平之
難陛下節用度去冗食簿最不得措其姦則百司治百
司治天下安矣帝戚然曰我思貞觀開元時以視今日
即氣拂吾膺石曰治道本於上而下罔敢不率帝曰不

然張元昌為左街副使而用金唾壺比坐事誅之吾聞
禁中有金鳥錦袍二昔玄宗幸溫泉與楊貴妃衣之今
富人時時有之石曰毛玠以清德為魏尚書而人不敢
鮮衣美食況天子獨不可為法乎是時宰相吏卒因内
變多死詔江西湖南索募直助名士力石建言宰相左
右天子教化若猶正忘私宗廟神靈猶當祐之雖有盜
無害也有如挾姦自欺植權黨害正直雖加之防鬼得
以誅無所事於名募請直以金吾為衛帝嘗顧鄭覃曰

覃老矣當無妄試論我猶漢何等主覃曰陛下文宣主也帝曰渠敢望是石欲彊帝志使不怠因曰陛下之問而覃之對臣皆以為非顔回匹夫耳自比於舜陛下有四海春秋冨當觀得失於前日引月長以齊堯舜奈何比文宣而又自以為不及惟陛下開肆厥志不以文宣自安則大業濟矣中人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臺省吏稍稍遁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宜坐須其定宰相走則

亂矣若變出不虞逃將安適人之所瞻不可忽也益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里閭羣無賴望南闕陰持兵俟變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衆立望仙門内使趣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當是時非石鎮静君賞有謀幾亂開成赦令賜京畿一歲租停方鎮正至端午三歲獻以其直代百姓配緡天下非藥物茗果它貢悉禁又罷宣索營造帝曰朕務其實不欲事空文石以異時詔令天子多自踰之因請内置赦令一通以時省覽臨遣十道黜陟使

勑以政治根本使與長吏奉行之乃盡病利俄進中書侍郎帝嘗曰朕觀晉君臣以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邪石曰然古詩有之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畏不逢也晝短苦夜長闇時多也何不秉燭游歡之照也臣願捐軀命濟國家惟陛下鑒照不惑則安人彊國其庶乎又言致治之道在得人德宗多猜貳仕進之途塞奏請輒報罷東省閉闥累月南臺惟一御史故兩河諸侯競引豪英士之喜利者多趨之用為謀主故藩鎮日橫

天子為旰食元和間進用日廣陛下嗣位惟賢是咨士皆在朝廷彼疆宇甲兵如故而低摧順屈者士不之助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為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奏咸陽令韓遼治興成渠渠當咸陽右十八里左直永豐倉秦漢故漕渠成起咸陽抵潼關三百里無車輓勞則轅下牛盡可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然恐役非其時奈何帝曰以陰陽拘畏乎茍利於人朕奚慮哉石用韓益判度支案以贓敗石曰臣

本以益知財利不保其貪帝曰宰相任人知則用過則棄謂之至公它宰相所用彊蔽其過此其私也二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狙盜發射石傷馬逸盜邀斫之坊門絶馬尾乃得脫天子駭愕遣使者慰撫賜良藥始命六軍衛士二十人從宰相是日京師震恐百官造朝纔十一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以中書侍郎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天子畏偪幾不立石起為相以身狥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彊王室收威柄而

仇士良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為之遂罷去遣日饗賚都闕士人恨憤石讓中書侍郎換檢校兵部尚書宅不聽會昌三年檢校司空徙節河東會伐潞詔以太原兵助王逢軍榆社石起橫水戍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領之常曰軍興人賜二縑治裝會財匱而給以半士怨又促其行弁乘隙激衆以亂還兵逐石出之詔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俄檢校吏部尚書即拜留守卒年六十二贈尚書右僕射

弟福字能之太和中第進士楊嗣復領劒南辟幕府崔

鄲輔政兼集賢殿大學士引為校理調藍田尉後石當

國薦福可任治人繇監察御史至户部郎中累歷州刺

史進諫議大夫大中時党項羌震擾議者以將臣貪牟

産虜怨議擇儒臣治邊乃授福夏綏銀節度使宣宗臨

軒諭遣福以善政聞徙鎮鄭滑再遷兵部侍郎判度支

出為宣武節度使入遷户部尚書會蠻侵蜀詔福持節

宣撫即拜劒南西川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蠻

戰敗績貶蘄王傅分司東都僖宗初以檢校尚書左僕射就拜留守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王仙芝寇山南福團訓鄉兵邀險須之賊不敢入轉略岳鄂以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乃自將州兵率沙陀壯騎五百赴之賊已殘江陵郛而聞福至乃走以勞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還朝以太子太傅卒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本名躔字昭回避武宗諱改焉長慶中擢進士第又策賢良方正異等辟義

成淮南幕府稍遷監察御史累進起居郎李德裕雅知之為人彊幹所涖無不辦繇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四遷中書舍人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節往諭何弘敬王元逵以澤潞逼京洛非若河北三鎮國家許世以壤地傳子孫者且稹父子無功悖誼理上以邢洺磁三州與河北比境用軍莫便魏鎮且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公等取三州報天子二將聽命又張仲

武以幽州兵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合太原軍攻潞復以回為使督戰至蒲東王宰石雄槖鞬謁道左回不弛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牒宰等震恐期六旬取潞否則死之未及期三日賊平以户部侍郎判户部事俄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崩為山陵使還門下侍郎兼户部尚書出為劍南西川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為中丞坐不糾擿貶湖南觀察使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給事中還制謂責回薄遂貶賀州刺史徙撫州長史卒
大中九年詔復湖南觀察使贈刑部尚書
贊曰周之卿士周名毛原皆同姓國也唐宰相以宗室
進者九人林甫奸諓幾亡天下李程和柔在位無所發
明其餘以材稱職號賢宰相秦隋棄親侮賢皆二世而
滅周唐任人不疑得親親用賢之道饗國長久嗚呼盛
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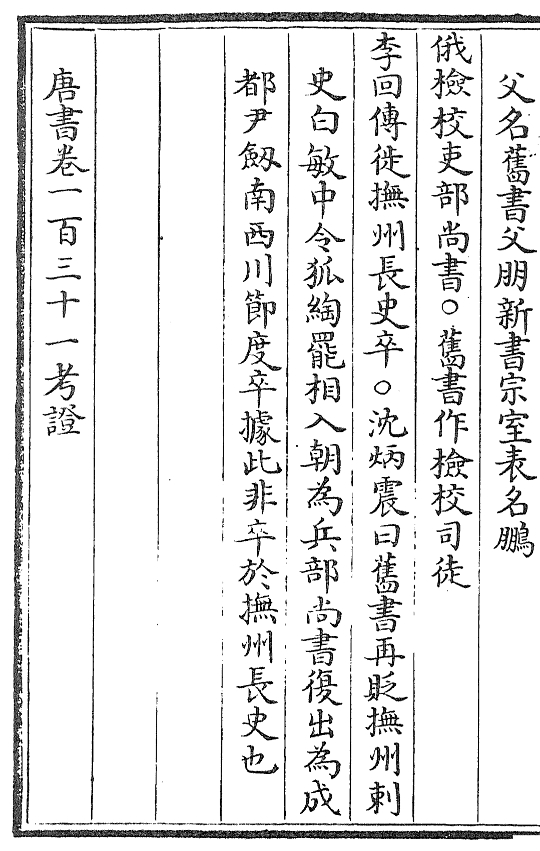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明年至者乃四千餘柁○臣德潛按舊書末年至者四十餘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書為允

以太子太師罷卒○舊書作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

李程傳寶歷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沈炳震曰舊書寶歷二年罷相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

李石傳襄邑恭王神符五世孫○沈炳震曰新書不載



父名舊書父朋新書宗室表名鵬

俄檢校吏部尚書○舊書作檢校司徒

李回傳徙撫州長史卒○沈炳震曰舊書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卒據此非卒於撫州長史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第八頁後六行洺州永年人刋

本年訛平據舊書改

第十一頁後四行子路直昭文館刋本館訛餘據

舊書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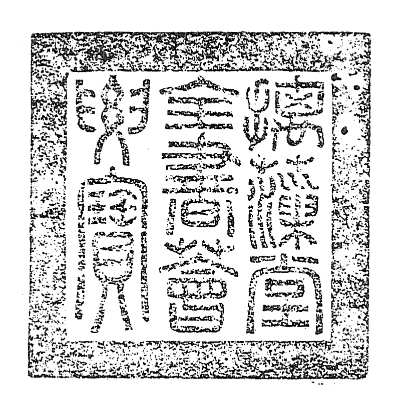
第十五頁前一行州刺史姚班按舊書李尚隱傳

班作珽考舊書姚思廉傳節愍太子傳作姚珽

於姚璹傳又作姚班本書藝文志節愍太子傳

宰相世系表姚思廉傳班珽二字亦互見今各

仍其舊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三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二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五十七

劉吳韋蔣柳沈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冐往聽退輒辨析所疑歎曰書如是兒何怠父

奇其意許授左氏蹢年遂通覽羣史與凡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杷推椀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

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
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沖吴兢等善嘗曰
海内知我者數子耳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
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
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
京領史事遷祕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
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
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為至

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籍功於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蘭臺故史官載事為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絶口而朝野咸知孫盛

取嫉權門王劭見讐貴族常人之情不能無畏三不可
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處士進姦雄班固抑
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禀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
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可令監者不肯指授修者
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
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訐
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
實録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時而

志不遂乃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伎老而為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為期以述者自名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為愚雄著書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為范逡劉歆所器及聞作經以為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内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别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為陸終

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
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吾若得封
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鄉人以其兄
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累遷太子左
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國學有司具儀從
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上皆乘車以馬為騑
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
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

從褒服之明驗令陵廟巡謁王公册命士庶親迎則盛
服冠履乘輅車他事無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
侍臣皆馬上朝服且冠履惟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
高冠是車中服韈而鐙跣而鞍非唯不師於古亦自取
驚流俗馬逸人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為定令開
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
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

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為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别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為無可加者時以為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

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餗彚秩迅迴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子玄卒有詔訪其後擢起居郎歷右拾遺內供奉獻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刋落怪妄貺嘗以竹書紀年序諸侯列會皆舉謚後人追修非當時正史如齊人殲于遂鄭棄其師皆孔子新意師春一篇錄卜筮事與左氏合知按春秋經傳而

為也因著外傳云子滋浹

滋字公茂通經術喜持論以蔭歴漣水令楊綰薦材堪

諫官累授左補闕久之去養親東都河南尹李廙奏補

功曹母喪解服除以司勲員外郎判南曹勤職奉法進

至給事中興元元年以吏部侍郎知南選時大盜後旱

蝗相仍吏不能詣京師故命滋至洪州調補以振職聞

貞元二年擢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相無

所設施廉抑畏慎而已明年罷又明年復為吏部侍郎

遷尚書㑹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吏選不實滋覆疏舛吏因得為姦詔與侍郎杜黃裳奪階卒贈陜州大都督謚曰貞浹亦有學稱生子敦儒家東都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于閭元和中權德輿復薦之乃授左龍武軍兵曹參軍分司東都在母喪毁瘠幾死時謂劉孝子後為起居郎達禮好古有祖風云

餗字鼎卿天寳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終右補闕父子三人更涖史官著史例頗有法彙左散騎常侍終荆南節度使子贊以蔭仕為鄠丞杜鴻漸自劍南還過鄠厨驛豐給楊炎薦彙名儒子擢浙西觀察判官炎入相進歙州刺史政幹彊濟野媪將為虎噬幼女呼號搏虎俱免觀察使韓滉表贊治有異行加金紫徙常州滉輔政分所統為三道以贊為宣州刺史都團練觀察使治宣十年贊本無學第以剛猛立威官吏重足一跡宣

既富饒即厚斂廣貢奉以結恩又不能訓子皆驕傲不度素業衰矣卒贈吏部尚書謚曰敬迴以剛直稱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佐江淮轉運使時新吏安史亂迴餽運財賦力于職大歷初為吉州刺史治行尤異累遷給事中

秩字祚卿開元末歷左監門衛録事參軍事稍遷憲部員外郎坐小累下除隴西司馬安禄山反哥舒翰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繫不可

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遷給事中久之出
為閬州刺史貶撫州長史卒所著政典止戈記至德新
議等凡數十篇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常寢疾房琯聞憂不寐
曰捷卿有不諱天理欺矣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
今黃叔度也劉晏每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
避地安康卒迅續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
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諂比惟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者當路薦兢才堪論譔詔直史館修國史遷右拾遺内供奉神龍中改右補闕節閔太子難姦臣誣構安國相王與謀朝廷大恐兢上言文明後皇運不殊如帶陛下龍興恩被骨肉相王與陛下同氣親莫加焉今賊臣日夜陰謀必欲寘之極法相王仁孝遭荼苦哀毁以陛下為命而自託於手足若信邪佞委之於法傷陛下之恩失天下望芟刈股肱獨任胷臆

可為寒心自昔翦伐宗支委任異姓未有不亡者秦任趙高漢任王莽晉家自相魚肉隋室猜忌子弟海内糜沸驗之覆車安可重跡且根朽者葉枯源涸者流竭子弟國之根源可使枯竭哉皇家枝榦夷芟略盡陛下即位四年一子弄兵被誅一子以罪謫去惟相王朝夕左右斗粟之刺蒼蠅之詩不可不察伏願陛下全常棣之恩慰罔極之心天下幸甚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

齋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名見被拔擢其忤旨則朝堂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古者設誹謗木欲聞已過今封事謗木比也使所言是有益於國使所言非無累於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道路流傳相視怪愕夫漢髙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

容此狂直耶夫人主居尊極之位顓生殺之權其為威嚴峻矣開情抱納諫諍下猶懼不敢盡奈何以為罪且上有所失下必知之故鄭人欲毀鄉校而子産不聽也陛下初即位猶有褚无量張廷珪韓思復辛替否柳澤袁楚客等數上䟽争時政得失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誠恐天下骨鯁士以讜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刓偷合苟容不復能盡節忘身納君於道矣夫帝王之德莫盛於納諫

故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在山林藜藿為之不采忠諫之有益如此自古上聖之君恐不聞已過故堯設諫鼓禹拜昌言不肖之主自謂聖智拒諫害忠桀殺關龍逢而滅於湯紂殺王子比干而滅於周此其驗也夫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道罔不亡人將疾必先不甘魚肉之味國將亡必先不甘忠諫之說嗚呼惟陛下深監于兹哉隋煬帝驕矜自負以為堯舜莫已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

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獻古文尚書帝以爲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遼出爲河池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謇諤之士去而不顧外雖有變朝臣鉗口帝不知也身死人手子孫勦絶爲天下笑太宗皇帝好悦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爲難如文人巧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詆訶商略則

蕪辭拙跡見矣天下萬機一人聽斷雖甚憂勞不能盡善今魏徵隨事諫正多中朕失如明鑑照形美惡畢見當是時有上書益於政者皆黏寢殿之壁坐望卧觀雖狂瞽逆意終不以為忤故外事必聞刑戮幾措禮義大行陛下何不遵此道與聖祖繼美乎夫以一人之意綜萬方之政明有所不燭智有所不周上心未諭於下下情未達於上伏惟以虛受人博覽兼聽使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闢四門明四目也其能直言正諫不避死

亡之誅者特加寵榮待以不次則失之東隅冀得之桑
榆矣尋以母喪去官服除自陳修史有緒家貧不能具
紙筆願得少禄以終餘功有詔拜諫議大夫復修史睿
宗崩實録留東都詔兢馳驛取進梓宮以父喪解宰相
張說用趙冬曦代之終喪為太子左庶子開元十三年
帝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登岱告成不
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明年六月
大風詔羣臣陳得失兢上疏曰自春以來亢陽不雨乃

六月戊午大風拔樹壞居人廬舍傳曰敬德不用厥災
旱上下蔽隔庶位踰節陰侵於陽則旱災應又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壞木風陰類大臣之象恐陛下左右有
姦臣擅權懷謀上之心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
故曰人主與人權猶倒持太阿授之以柄夫天降災異
欲人主感悟願深察天變杜絶其萌且陛下承天后和
帝之亂府庫未充冗員尚繁戸口流散法出多門賕謁
大行趨競彌廣此弊未革實陛下庶政之闕也臣不勝

惓惓顧斥屏羣小不為慢游出不御之女減不急之馬明選舉慎刑罰杜僥倖存至公雖有旱風之變不足累聖德矣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阿貴朋佞釀澤浮辭事多不實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修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録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随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

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為恒王傅雖年老衰僂甚意猶願還史職李林甫嫌其衰不用卒年八十兢叙事簡核號良史晚節稍踈牾時人病其太簡初與劉子玄撰定武后實録叙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故轉禍為忠不然皇嗣且殆後說為相讀之心不善知兢所為即從容謬謂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

其草故在聞者歎其直說屢以情斷改辭曰徇公之情

何名實錄卒不改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父

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

爲時儒宗常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

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孰復詳諦如指掌然使屬文

受紙輒就行沖曰外家之寶也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

陋侻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

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唯命之問曰本末茂才乃得遷固遂上第開元初為櫟陽尉祕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祕書續七志五年而成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録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繕録故於百氏源派為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除右補闕張説既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修六典徐堅構意歲餘歎曰吾更修七書而六典歷年未有所適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

摹周六官領其屬事歸於職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吴兢等譔武徳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蕭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佐郎李鋭助述紬績逮成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述典掌圖書餘四十年任史官二十年澹榮利為人純厚長者當世宗之接士無貴賤與均畜書二萬卷皆手校定黄墨精謹内祕書不逮也古草隷

帖祕書古器圖譜無不備安禄山亂剽失皆盡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汚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闕奏事稱吉因理述倉卒犇逼能存國史賊平盡送史官于休烈以功補過宜蒙恩宥有詔贈右散騎常侍韋氏之顯者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家音樂有萬石達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所著書二百餘篇行於時弟逌迪學業亦亞述與逌對為學士與迪並禮官搢紳髙之時趙

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云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幷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號王巨引致幕府歷侍御史擢左司郎中國子司業集賢殿學士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彊記逮冠該綜羣籍有史才司徒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

籍散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
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
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
館修撰德宗重其職先名見延英乃命之張孝忠子茂
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
為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為墨縗禮本緣金革
未有奪喪尚主者繆盭典禮違人情不可為法帝令中
使者諭茂宗之母之請乂意殊堅帝曰卿所言古禮也

令俗借吉而婚不為少對曰俚室窮人子旁無至親乃有借吉以嫁不聞男冒凶而娶陛下建中詔書郡縣主當婚皆使有司循典故毋用俗儀公主春秋少待年不為晚請茂宗如禮便帝曰更思之會太常博士韋彤裴堪諫曰婚禮主人几筵聽命稱事立文謂之嘉所以承宗廟繼後嗣也喪禮創巨者日久痛甚者愈遲二十五月而畢謂之凶所以送死報終示有節也故夫義婦聽父慈子孝昔魯侯攺服晉襄墨縗緣金革事則有權變

安有釋縗服衣冕裳去塋室行親迎以凶瀆嘉為朝廷
爽法疏入帝迓其言促行前詔然心嘉之有守十八年
遷起居舍人轉司勲員外皆兼史任帝嘗登凌煙閣視
左壁頹剝題文漫缺行纔數字命録以問宰相無能知
者遽名之至荅曰此聖歴中侍臣圖贊帝前口以誦補
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默寫列女傳不是過會詔
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
悉亡以對乃訪之之條據甚詳宰相髙郢鄭珣瑜歎曰

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為學士儒者榮之順宗既葬議祧廟有司以中宗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相問乂乂曰中宗即位春秋已壯而母后簒奪以移神器賴張柬之等國祚再復謚曰反正不得為中興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為中興漢光武晉元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與惠安二帝同不可為不遷主有司疑曰五王有安社稷功若遷中宗則配饗永絕乂曰禘祫功臣乃合食太廟中宗廟

雖毀而禘祫並陳太廟此則五王配食與初一也由是
遷廟遂定遷兵部郎中與許孟容韋貫之刪正制敕三
十篇為開元格後敕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
名又問一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
祖神通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
朞可乎曰朞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令以錡連坐
不可執政然之故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未幾改祕
書少監復兼史館修撰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録

以勞遷右諫議大夫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授又太常少卿久之遷祕書監累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懿又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又據經義或舊章以參時事其對允切該詳初以是被遇終亦忤貴近介介不至顯官然資質樸直遇權臣秉政輒數歲不遷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髙之結髮志學老而不厭雖甚寒暑卷不釋于前故能通百家

學尤明前世沿革家藏書至萬五千卷初名武憲宗時因進見請曰陛下今日偃武修文羣臣當順承上意請改名乂帝悅時討王承宗兵方罷乂恐天子鋭於武亦因以諷它日帝見侍御史唐武曰命名固多何必曰武乂既改之矣更曰慶羣臣乃知帝且厭兵云乂論譔百餘篇五子係伸偕知名仙佶皆位刺史

係善屬文得父典實太和初授昭應尉直史館明年拜右拾遺史館修撰與沈傳師鄭澣陳夷行李漢參撰憲

宗實録轉右補闕宋申錫被誣文宗怒甚係與左常侍
崔玄亮涕泣苦諍申錫得不死歷膳部員外工禮兵三
部郎中皆兼史職開成末轉諫議大夫宰相李德裕惡
李漢以係友婿出為桂管觀察使人安其治復坐漢貶
唐州刺史宣宗立名為給事中集賢殿學士判院事轉
吏部侍郎歷興元鳳翔節度使懿宗初拜兵部尚書以
弟伸位丞相懇辭乃檢校尚書右僕射節度山南東道
封淮陽郡公徙東都留守卒子曙字耀之咸通末由進

士第署鄂岳團練判官除虞工二部員外郎改起居郎黄巢之難曙闔門無噍類以是絶意仕進隱居沈痛中和二年表請為道士許之

仲字大直第進士大中二年以右補闕為史館修撰轉駕部郎中知制誥白敏中領邠寧節度表仲自副加右庶子入知户部侍郎九年為翰林學士進承旨十年改兵部侍郎判户部宣宗雅信愛仲每見必咨天下得失仲言比爵賞稍易人且偷帝愕然曰偷則亂矣仲曰否

非遽亂但人有覬心亂由是生帝嗟嘆仲三起三留曰它日不復獨對卿矣伸不諭未幾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踰四月解户部加中書侍郎懿宗即位兼刑部尚書監修國史咸通二年出為河中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宣武俄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七年用為華州刺史再遷太子太傅表乞骸骨以本官致仕卒贈太尉

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

芳作唐歷大歷以後闕而不録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撰次文宗實録

蔣氏世禪儒唯伸及係子兆能以辭章取進士第然不為文士所多三世踵修國史世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天下多藏焉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輯吳兢所次國史會述死

芳緒成之興高祖訖乾元凡百三十篇叙天寶後事棄
取不倫史官病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
騎曹參軍史館修撰然芳篤志論著不少選忘猒承寇
亂史籍淪缺芳始謫時髙力士亦貶巫州因從力士質
開元天寶及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史已送官不可追
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為唐歷四十篇頗有異聞然
不立褒貶義例為諸儒譏訕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
卒子登冕

登字成伯淹貫羣書年六十餘始仕宦元和初為大理少卿與許孟容等刋正敕格以病改右散騎常侍致仕卒年九十餘贈工部尚書

子璟字德輝寶歴初第進士宏詞三遷監察御史時郊廟告祭吏部以雜品攝上公璟據開元元和詔書太尉以宰相攝事司空司徒以僕射尚書師傅攝餘司不及差限請如舊制從之累遷吏部員外郎文宗開成初為翰林學士初芳永泰中按宗正牒斷自武德以昭穆系

承撰永泰新譜二十篇璟因名對帝歎新譜詳悉詔璟
攟摭永泰後事綴成之復為十篇戶部供筆札禀料遷
中書舍人武宗立轉禮部侍郎璟為人寛信好接士稱
人之長游其門者它日皆顯於世會昌二年再主貢部
坐其子招賄貶信州司馬終郴州刺史
晃字敬叔博學富文辭且世史官父子並居集賢院歷
右補闕史館修撰坐善劉晏貶巴州司戶參軍還為太
常博士昭德王皇后崩晃與張薦議皇太子宜依晉魏

卒哭除服左補闕穆質請依禮朞而除晃議見用德宗既親郊廟慎祠事動稽典禮晃以吏部郎中攝太常博士與薦及司封郎中徐岱倉部郎中陸質修飭儀矩帝疑郊廟每升輒去劍履及象劍尺寸祝語輕重晃據禮以對本末詳明天子嘉異久之以論議勁切執政不善出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自以久疏斥又性躁狷不能無恨乃上表乞代且推明朝覲之意曰臣竊感江漢朝宗之誼鹿鳴君臣之讌頌聲之

作王道本始國家自兵興不遑議禮方牧未朝讌樂久
缺臣限一切之制例無朝集日不覲朝廷之禮耳不聞
宗廟之樂足不踐軒墀之地十有二年于茲矣夫朝會
禮之本也唐虞之制羣后四朝以明黜陟商周之盛五
歲一見以考制度漢法三載上計以會課最聖唐稽古
天下朝集三考一見皆以十月上計京師十一月禮見
會尚書省應考績事元日陳貢棐集於考堂唱其考第
進賢以興善簡不肖以黜惡自安史亂常始有專地四

方多故始有不朝戎臣恃險或不悔過臣忝牧圉之寄憤不朝之臣思一入覲率先天下使君臣之義親而不踈朝覲之禮廢而復舉誠恐負薪溘先朝露覲禮不展臣之憂也比聞諸將帥亡歿者衆臣自憚何德以堪久長鄉國人情之不忘也闕廷臣子所戀也朝覲國家大禮也三者臣之大願表累上其辭哀切德宗許還會晃奏閩中本南朝畜牧地可息羊馬置牧區於東越名萬安監又置五區於泉州悉索部内馬驢牛羊合萬餘游

畜之不經時死耗略盡復調充之民間怨苦坐政無狀
代還卒贈工部尚書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
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名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初吳兢
撰國史為則天本紀次高宗下既濟奏議以為則天皇
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追書當稱為太后不宜曰
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皇帝
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寶於

諠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于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叙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髙后稱制獨有王諸吕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歿子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況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閡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在雖

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冊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于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埶智略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議不行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中

書門下兩省分置待詔官三十以見官故官若同正試攝九品以上者視品給俸至稟餼幹力什器館宇悉有差權公錢收子贍用度既濟諫曰今日之治患在官煩不患員少患不問不患無人兩省官自常侍諫議補闕拾遺四十員日止兩人待對缺員二十一員未補若謂見官不足與議則當更選其人若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何事官外置官夫置錢取息有司之權制非經治法今置員三十大抵費月不減百萬以息準本須二

千萬得息百萬配户二百又當復除其家且得入流所損尤甚今闗輔大病皆言百司息錢毀室破産積府縣未有以革臣計天下財賦耗斁大者唯二事一兵資二官俸自它費十不當二者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軸空虛何則四方形勢兵未可去資費雖廣不獲已為之又益以閒官冗食其弊奈何籍舊而置猶可若之何加焉事遂寢炎得罪既濟坐貶處州司户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録時稱其能子傳師

傳師字子言材行有餘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為杜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權德輿樂挽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於孟容孟容曰我故人子盍不過我傳師往見謝曰聞之丈人脫中第則累公舉矣故不敢進孟容曰如子可使我急賢詣子不可使子因舊見我遂擢第德輿門生七十人推為顔子復登制科授太子授書郎以鄠尉直史館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遷司門員外郎知制誥名入翰林為學士

改中書舍人翰林欽承旨次當傳師穆宗欲面命辭曰

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為宰相臣自知必不能願治

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帝遣中使敦名李德

裕素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

湖南觀察使方傳師與修憲宗實録未成監修杜元頴

因建言張説令狐峘在外官論次國書今槀史殘課請

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寶歴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

出江西觀察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慎重

刑法每斷獄名幕府平處輕重盡合乃論決嘗擇邸吏尹倫遲魯不及事官屬屢白易之傳師曰始吾出長安誠倫曰可闕事不可多事倫如是足矣故所莅以廉靖聞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贈尚書傳師性夷粹無競更二鎮十年無書賄入權家初拜官宰相欲以姻私託幕府者傳師固拒曰誠爾願罷所授故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治家不威嚴閨門自化凡弟子姓屬無親疏衣服飲食如一問餉姻家故人帑無

儲錢鬻宅以葬子詢字誠之亦能文辭會昌初第進士
補渭南尉累遷中書舍人出為浙東觀察使除户部侍
郎判度支咸通四年為昭義節度使治尚簡易人皆便
安奴私侍兒詢將戮之奴懼結牙將為亂夜攻詢滅其
家贈兵部尚書左散騎常侍劉潼代為節度馳至剮奴
心祭其靈坐
贊曰唐興史官秉筆衆矣然垂三百年業鉅事叢簡策
拏繁其間巨盜再興圖典焚逸大中以後史録不存雖

論著之人隨世衰㪅而踈舛殘餘本末顛倒故聖主賢臣叛人佞子善惡汨汨有所未盡可為永慨者矣又舊史之文猥釀不綱淺則入俚簡則及漏寧當時儒者有所諱而不得騁耶或因淺仍俗不足於文也亦有待于後取當而行逺耶何知幾以來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歟自韓愈為順宗實録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完篇乃知為史者亦難言之游夏不能措辭於春秋果可信已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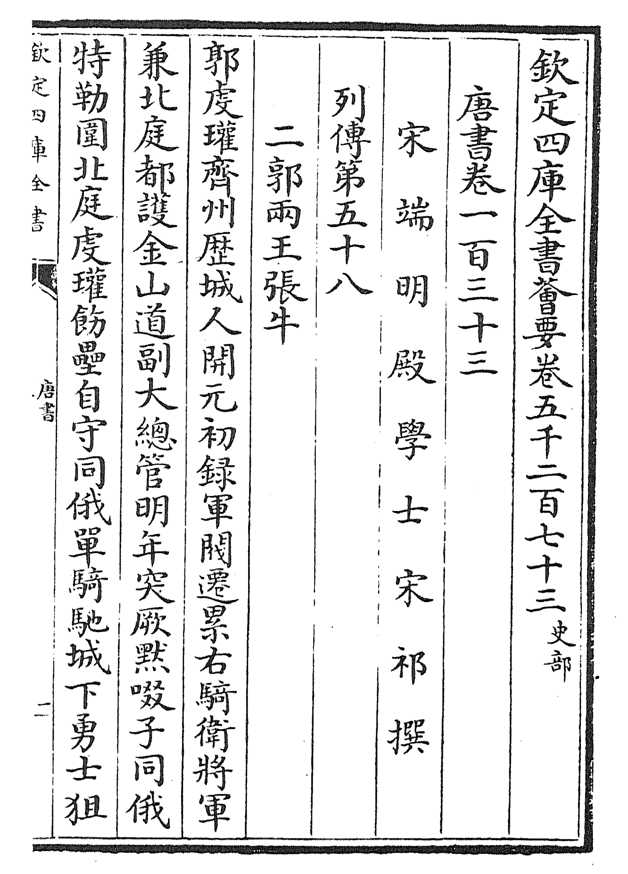
柳登子璟○舊書作晃子

柳芳子晃坐政無狀代還卒贈工部尚書○沈炳震曰舊書以政無狀詔以閻濟美代歸而卒無贈工部尚書之文贈尚書者係晃之兄登

沈既濟子傳師轉右拾遺左補闕史館修撰○舊書作左拾遺

寶歷二年入拜尚書右丞○舊書作尚書左丞

唐書卷一百三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七十三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五十八

二郭兩王張牛

郭虔瓘齊州歷城人開元初録軍閥遷累右騎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金山道副大總管明年突厥默啜子同俄特勒圍北庭虔瓘飭壘自守同俄單騎馳城下勇士狙

道左突斬之虜亡酋長相率丐降請悉軍中所資贖同俄死聞巳斬舉軍慟哭去虔瓘以功授冠軍大將軍安西副大都護封潞國公建募關中兵萬人擊餘寇遂前功有詔募士給公乘在所續食將作大匠韋湊上言漢徙豪族以實關中今畿輔戶口逋耗異時戎虜入盜丁壯悉行不宜更募驍勇以空京甸資荒服萬人所過遞馱熟饗亘六千里州縣安所供億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縱有克獲其補幾何儻稽天誅則誘大

事不省既而虔瓘果不見虜還遷涼州刺史河西節度大使進右威衛大將軍四年奏家奴八人有戰功求為游擊將軍宰相劾其恃功亂綱紀不可聽罷之陜王為安西都護詔虔瓘為副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使阿史那獻數持異文訴諸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齎詔書諭解曰朕聞師克在和不在衆以虔瓘獻宿將當捨嫌窒隙戮力國家自開西鎮列諸軍戍有定區軍有常額卿等所統蕃漢雜之在乎善用何必加募或云

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禄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昔相如能詘廉頗寇恂不校賈復宜各曠然終承朕命今賜帛二千段及佗珍器俾諒朕意虔瓘奉詔久之卒軍中以張孝嵩為安西副都護孝嵩偉姿貌及進士第而慷慨好兵在安西勸田訓士府庫盈饒徙太原尹卒以黄門侍郎杜暹代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晉昌人長七尺猨臂虎口以格鬬功累補秦州三度府果毅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加右

驍衛將軍封介休縣公吐蕃將坌達延乞力徐寇渭源盜牧馬詔知運與薛訥王晙等相掎角敗之進階冠軍大將軍兼臨洮軍使封太原郡公賜賚萬計徙隴右諸軍節度大使鄯州都督突厥降户阿悉爛跌跌思泰率衆叛執單于都護張知運詔以朔方兵追擊至黑山呼延谷敗之虜棄仗走取副都護還詔知運兼隴右經略使營柳城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明年復出將輕兵丙夜至九曲獲精甲名馬犛牛甚衆既獻獲詔分

賜文武五品以上清官及朝集使三品者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六州胡康待賔反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授一子官賜金帛九年卒于軍年五十五贈涼州都督知運屯西方戎夷畏憚與王君㚟功名略等時號王郭帝詔中書令張說紀其功於墓碑上元中配饗太公廟永泰初謚曰威子英傑英乂

英傑字孟武為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

萬騎及奚衆討契丹屯榆關契丹酋長可突于拒戰都山下奚衆貳官軍不利知義守忠引麾下遁去英傑克勤力戰死其下尚六千人殊死戰虜示以英傑首終不屈師遂殲

英乂字元武以武勇有名河隴間累遷諸衛員外將軍哥舒翰見之曰是當代吾節制者禄山亂拜秦州都督隴右採訪使賊將髙嵩擁兵入汧隴英乂僞勞之且具饗既而伏兵發盡虜其衆至德二載加隴右節度使名

還改羽林軍大將軍掌衛兵以喪去職史思明陷洛陽謀掠陳蔡詔英乂統淮南節度兵賊叩陝虢又改陝西節度潼關防禦使進御史大夫兼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即位以檢校户部尚書兼大夫雍王率諸將討賊洛陽留英乂殿于陝東都平權知留守無檢御才其麾下與朔方回紇遂大掠都城及鄭汝環千里無居人以功實封三百户名拜尚書右僕射封定襄郡王日驕蹇為侈汰陰事宰相元載以久其權未幾嚴武死成都乃拜劍

南節度使自以有内主故肆志無所憚初玄宗在蜀時舊宮為道士祠冶金作帝象晝繪乘輿侍衛每尹至先拜祠後視事英乂愛其地勝遷輒壞繪象自居之衆始不平又教女伎乘驢擊毬鈿鞍寶勒及它服用日無慮數萬費以資倡樂未嘗問民閒事為政苛暴人以目相謂怨崔寧不已同也出兵襲寧不克寧因人之怨率麾下五千直擣成都英乂拒戰衆皆反戈内攻乃奔簡州次靈池普州刺史韓澄斬首送寧遂屠其家

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為别奏累功至右衛副率知運卒代為河西隴右節度使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吐蕃酋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㚟間其怠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晉昌縣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聽致事君㚟凱旋𤣥宗宴君㚟及妻夏於廣達樓賜金帛夏亦自以戰功封武威郡夫人俄而吐蕃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壽殺居人取資糧進攻玉門軍使人

謂君㚟曰將軍常自以忠勇今不一進戰柰何君㚟登陴西向哭兵不敢出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為酋長君㚟微時數往來為所輕及節度河西回紇等頗鞅鞅恥為下君㚟怒數督過之既怨望潛遣人至東都言狀君㚟間驛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即訊回紇不能自直於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流瀼州渾大得流吉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明流藤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流瓊州而承宗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

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㚟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至甘州護輸狙兵發奪君㚟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是始謀者君㚟引帳下力戰兵盡乃死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贈特進荊州大都督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詔張説刻文墓碑帝自書以寵之始吐蕃寇瓜州分遣莽布支攻常樂令賈師順嬰城守俄而瓜州陷悉諾邏并兵攻之數日虜衆有姻家在城中使夜見師順曰州已失守虜悉衆來孤城渠

可久不早降以全噍類乎師順曰吾受天子命守此義不可下賊數日又説師順曰明府不降吾衆且還宜有以贈我師順請脱士卒衣襦悉諾邏知無有乃夜徹營去毁瓜州城師順開門收器械復完守備吐蕃果使精騎還襲見有備乃去以功遷鄯州都督隴右節度使師順岐州人終左領軍將軍

張守珪陜州河北人姿幹瓌壯慷慨尚節義善騎射以平樂府别駕從郭虔瓘守北庭突厥侵輪臺遣守珪往

援中道逢賊苦戰斬首千餘級禽頡斤一人開元初虜復攻北庭守珪從儳道奏事京師因上書言利害請引兵出蒲昌輪臺夾擊賊再遷幽州良杜府果毅時盧齊卿為刺史器之引與共榻坐謂曰不十年子當節度是州為國重將願以子孫託可僚屬相期邪稍遷建康軍使王君㚟死河西震懼詔以守珪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督餘衆完故城版築方立虜奄至衆失色守珪曰創痍之餘詎可矢石相確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

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脩復位署招流亢使復業有詔以瓜州為都督府即詔守珪為都督州地沙塉不可藝常瀦雪水溉田是時渠堨為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于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脩復堰坊耕者如舊州人神之刻石紀事遷鄯州刺史隴右節度使徙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俄加採訪處置等使契丹奚連年梗邊牙官可突于胡有謀者前長史趙含章薛楚玉等不能

制守珪至每戰輒勝虜遂大敗帝喜詔有司告九廟契丹酋屈剌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右衛騎曹王悔諂部計事屈剌無降意徙帳稍西北密引突厥衆將殺悔以叛契丹别帥李過折與突于爭權不叶悔因間誘之夜斬屈剌及突于盡滅其黨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大閲軍實賞將士傳屈剌突于首於東都二十三年入見天子會藉田畢即酺燕為守珪飲至帝賦詩寵之加拜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賜金綵授

二子官詔立碑紀功久之復討契丹餘黨于捺祿山鹵獲不訾會裨將趙堪白真陀羅等彊使平盧軍使烏知義度湟水邀叛奚且蹂其稼知義辭不往真陀羅矯詔脅之知義與虜鬭不勝還守珪匿其敗但上克獲狀事頗泄帝遣謁者牛仙童按實守珪逼真陀羅自殺厚賂使者還奏如狀後仙童以贓敗事逮守珪以功貶括州刺史疽發背死子獻誠

獻誠天寶末陷安祿山授偽署後事史思明將兵數萬

守汴州東都平史朝義走還汴獻誠不内籍所統兵以州降詔即拜汴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改寶應軍左廂兵馬使更封鄧國公既來朝代宗禮賜尤渥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討南山劇賊高玉禽之俄兼劍南東川節度時崔旰殺郭英乂獻誠率衆戰梓州大敗大歴三年以疾歸京師舉其弟獻恭自代以檢校户部尚書知省事病甚固乞辭位卒始獻誠喜功名為政寛裕有機略隨方制變而簡廉不逮於父從弟獻恭數有軍功以右羽林

軍代為節度使大歴末破吐蕃於岷州久之拜東都留守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為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荅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上遂不徙杞世服其不撓子煦積閥亦至夏州節度使元和八年振武軍逐節度使李進賢屠其家及判官嚴澈憲宗怒詔煦以本軍進討許以便宜賜縑三萬為軍資河東王鍔遣兵五千為援煦入捕亂卒蘇國珍等數百人誅之卒贈

太子太保

獻誠從弟獻甫以軍功試光禄卿殿中監從河中節度使賈耽討梁崇義有勞德宗西幸又從渾瑊討朱泚戰多累遷至金吾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李懷光叛吐蕃盜邊獻甫領禁兵戍咸陽累年兵農悦安貞元四年代韓游瓌領邠寧節度使邠寧軍素驕悍獻甫嚴因游瓌去遂縱掠邀范希朝為帥都將楊朝晟誅首亂者獻甫乃得入於是斷山浚塹選巖要地築烽堡請復鹽州及洪

門洛原鎮屯兵詺可獻甫遣兵馬使䰟羌逐吐蕃築鹽夏二城虜衆畏不敢入寇十二年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贈司空

王忠嗣華州鄭人父海賓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開元二年吐蕃寇隴右詺隴右防禦使薛訥率杜賓客郭知運王晙安思順禦之以海賓為先鋒戰武階追北至壕口殺其衆進戰長城堡諸將娼其功按兵顧望海賓戰死大軍乘之斬賊萬七千級獲馬七萬牛羊十四萬玄

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孫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今名養禁中肅宗為忠王帝使與游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略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為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不敢干法數以輕騎出塞忠王言於帝曰忠嗣敢鬬恐亡之由是名還信安王褘在河東蕭嵩出河西數引為麾下帝以其年少有復讐志詔不得特將嵩入朝忠嗣曰從公三

年無以歸報天子乃請精銳數百襲虜會贊普大酋閲武𩰪標川其下欲還忠嗣不從提刀略陣斬數千人獲羊馬萬計篙上其功帝大悅累遷左威衛將軍代北都督封清源縣男與皇甫惟明輕重不得構忠嗣罪貶東陽府左果毅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忠嗣録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兵馬俄吐蕃大出欲取當新城晨壓官軍陣衆不敵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

獨殺數百人賊衆囂相蹂軍彦翼掩之虜大敗拜左金吾衛將軍領河東節度副使大同軍使尋為節度使二十九年節度朔方兼靈州都督天寶元年北討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克耀武漠北高會而還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口經略之烏蘇米施可汗請降忠嗣以其方彊特文降耳乃營木刺蘭山諜虛實因上平戎十八策縱反閒於拔悉密與葛邏禄回紇三部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

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為一城自是虜不敢盜塞徙河東節度使進封縣公忠嗣本負勇敢及為將乃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為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闕繕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日夜思戰忠嗣縱諜間伺虜隙時時出奇兵襲敵所向無不克故士亦樂為用軍每出名屬長付以兵使授士卒雖弓矢亦誌姓名其上軍還遺弦亡鏃皆按名第罪以是部下人自勸器甲充

物自朔方至雲中袤數千里據要險築城堡斥地甚遠
自張仁亶後四十餘年忠嗣繼其功俄為河西隴右節
度使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重地控制萬里
近世未有也又授一子五品官後數出戰青海積石虜
輒奔破又討吐谷渾於墨離平其國乃固讓朔方河東
二節度許之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奏言吐
蕃舉國守之若頓兵堅城下費士數萬然後可圖恐所
得不讐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快而李林甫

尤忌其功日夠摭過咎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延光不悅河西兵馬使李光弼入說曰大夫愛惜士卒有拒延光心雖名受詔實奪其謀然大夫已付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讒口有如不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

耳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又安禄山城雄武扼飛狐塞謀亂請忠嗣助役因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至不見禄山而還數上言禄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嘗養宫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久之徙漢東郡卒年四十五後翰引兵攻石堡拔之死亡略盡如忠嗣言故當世號爲名將初在

朔方至互市輒高償馬直諸蕃爭來市故蕃馬寖少唐軍精及鎮河隴又請徙朔方河東九千騎以實軍迄天寶末益滋息寶應元年追贈兵部尚書

贊曰以忠嗣之才戰必破攻必克策石堡之得不當所亡高馬直以空虜資論禄山亂有萌可謂深謀矣然不能自免於讒卒死放地自古忠賢工謀於國則拙於身多矣可勝吒哉

牛仙客涇州鶉觚人初為縣小史令傅文靜器之會為

隴右營田使引與計事積功遷洮州司馬河西節度使
王君㚟名為判官君㚟死仙客獨得免蕭嵩代節度復
委以軍政仙客清勤不懈接士大夫以信及嵩還執政
因薦之稍遷太僕少卿判涼州别駕知節度留後事俄
為節度使開元二十四年代信安王禕為朔方行軍大
總管始在河西畜事省用倉庫積鉅萬器械犀鋭崔希
逸代之即以聞帝令刑部員外郎張利貞馳傳覆視如狀
帝悦將用為尚書宰相張九齡持不可乃封隴西郡公

實封户二百李林甫探知帝旨稱其材會九齡罷故以

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知門下事遥領河東節度

副大使爲相謹身無它與時沈浮唯唯恭愿前後錫與

緘庋不敢用百司諮决無所處可輒曰如令式帝既用

仙客知時議不歸乘間以問高力士力士曰仙客本胥

史非宰相器帝忽然曰朕且用康䛒蓋恚言也有爲䛒

言者䛒以爲實喜甚久之封豳國公加左相卒贈尚書

右丞相謚曰貞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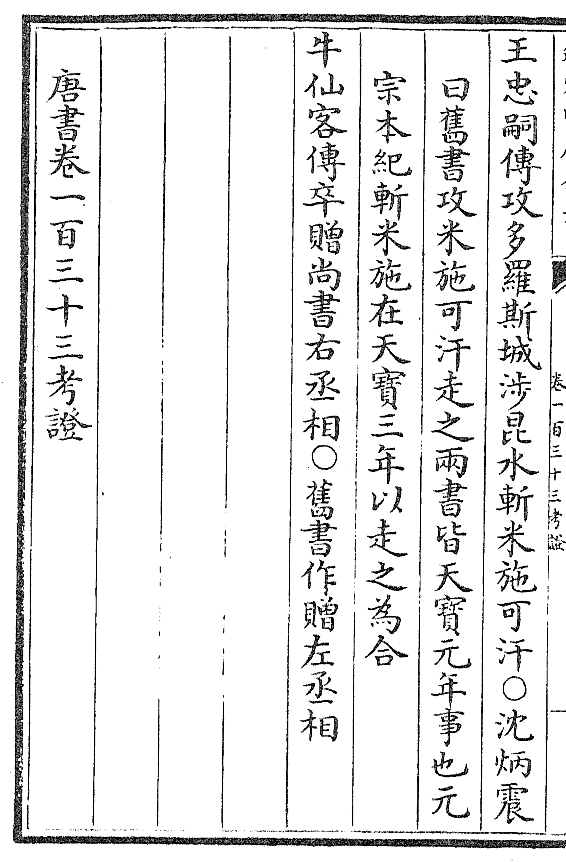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郭知運子英傑開元二十三年長史薛楚玉遣英傑與裨將吴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契丹○臣德潛按綱目於開元二十一年書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舊書亦作二十一年新書誤

郭知運子英乂以功實封三百户○舊書作二百户

張守珪子獻誠擢山南西道節度使○舊書作充山南西道觀察使



王忠嗣傳攻多羅斯城涉昆水斬米施可汗○沈炳震曰舊書攻米施可汗走之兩書皆天寶元年事也元宗本紀斬米施在天寶三年以走之為合

牛仙客傳卒贈尚書右丞相○舊書作贈左丞相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考證

謹案卷一百三十二第六頁後三行生子敦儒按

宰相世系表泱子名敦質與此異

第十一頁前三行出為河池郡守刋本池訛西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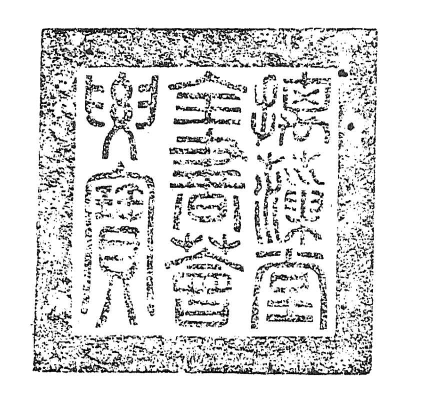
蕭瑀傳改

卷一百三十三第一頁後八行若何而濟刋本何

訛河據舊書改

第八頁後六行守珪次紫蒙川刋本川訛州據舊

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